三家詩遺說考

三家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一

周頌

清廟

惟天之命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文選廿三歐陽堅石詩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毛詩維字三家皆作惟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喬樅謹案毛傳訓封爲大訓靡爲累白虎通誅伐篇引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以封靡爲大罪亦與毛傳大累義同攷曹植魏德論云慍彼蠻夏蠢爾弗恭措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邦荆人封靡交益影從封靡二字正用烈文詩語陳思王習韓詩者其讀封靡爲披靡之靡與毛傳訓義異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後漢書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西南夷傳

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喬樅謹案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盧氏文弨云此括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

發義王氏謂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治
沈氏之誤耳臧鏞堂云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
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綿初
云詩以彼徂者爲句岐有夷之行爲句鄭箋云
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
鄭亦與韓詩合非讀彼徂者岐爲句也

韓詩外傳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
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
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
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

常州也傳曰易倘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倚樅謹案毁衣而盭領遊懷玉校語云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句領今此盭字疑當作盭音剧盭有曲義又疑是盭字與戾同盭與攣句義相同毛本外傳作監則更譌矣

我將

補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

臣樅謹案蔡邕獨斷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是三家詩序皆與毛氏同韓詩說云云即釋我將之詩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三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為人王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

我也今又專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

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八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

素服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喬樅謹案以其輂服其道服字疑譌趙懷玉曰晉語云遇大車當道而覆此服字當作覆

時邁

賓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薛君傳曰韓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

喬樅謹案文選七楊雄甘泉賦注及三十五張協七命注引韓詩振奮也作薛君章句又毛傳訓疊為懼蓋以疊為慴之叚借薛君云疊應也義與毛異文選吳都賦鉦鼓疊山劉注云疊振疊也此疊字當亦訓應謂鉦鼓之聲山谷響應也左思語即本韓詩訓義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

宴宴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吾爲子舞之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

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壘

喬樅謹案薄言振之舊譌作震非是今據後漢書注引薛君傳校正又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新序雜事一補入趙懷玉校本云晏子曰徹去樽舊曰上衍對字今刪吾爲子舞之舊本譌脫止作願舞今依新序改正晏子春秋同是欲試吾君臣舊脫臣字亦依兩書增之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三禮義宗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蔡邕獨斷亦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韓詩蓋與毛傳說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形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日何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

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智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黄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卽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

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八〕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執競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釋文○北堂書鈔八十九

喬樅謹案執競毛公無訓箋云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也與韓詩義異馬瑞辰曰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慴慹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慴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慹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彊也說文倞彊也廣雅倞強也凡詩言執競無競

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傹皆係字之假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鐘鼓鍠鍠

補曹植魏文帝誄鐘鼓鍠鍠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曹子建據韓詩故文與毛詩異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引詩並作鐘鼓鍠鍠是三家今文同毛詩喤字乃古文之叚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三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

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敵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五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

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

能得其意以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垂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

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樅謹案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則此須威儀反反文義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昄字之音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順習

卽善貌也潛夫論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板蓋卽販販叚借字趙懷玉外傳校本云是所以顯設之也王皆有等差共二十五字舊本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之又善生養人者本多譌作善養生者今亦依荀子文增改

思文

貽我嘉麰

〔韓詩曰〕貽我嘉麰〇〔薛君曰〕麰大麥也文選四十八班固典引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貽我釐牟文並與韓氏異王氏念孫曰韓詩貽我嘉

嫠嘉當爲喜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劉向傳作釐韓詩作喜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王說是也推其致誤之由緣後人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種語遂臆改韓詩喜嫠爲嘉嫠耳馬瑞辰曰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釐孳孿也雙孿二也釐孳亦作釐孖玉篇釐孖雙生也來牟一麥二夆丕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麥二夆謂之來猶一稃二米謂之秠也

無此疆爾介

（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文選魏都賦注）

案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蓋從韓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介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胡承珙曰段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以介字訓大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汝之大殊不成文義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未必得傳意也箋

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胡說良是箋以經界釋經介字卽據韓義申毛也

臣工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三楚昭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昭王曰止古者聖王之制祭不過望睢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

守職反身不貳其覇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稿從謹案昭王舊皆作莊王此字之誤也昭王事見左氏哀公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不誤今據以改正古者聖王之制各本均脫制字通津艸堂本則脫去之字案當作聖王之制爲是今爲補之

噫嘻

帥時農夫播厥百穀

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

言百也文選東都賦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與韓詩訓義亦同胡承珙曰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即謂靈臺之白鳥薛君曰西雍文王之雍也案鄭君注禮謂殷

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詩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雍也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韓詩曰射厭也後漢書曹昭傳注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

豐年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云秭數也毛傳釋萬億及秭云數億至萬曰秭則秭是大數之名韓詩云陳穀曰秭者陳穀猶言積穀也廣雅釋詁一秭積也並本韓詩訓義魏風伐檀傳云穜之曰稼歛之曰穡方言云嗇積也穡字從嗇取積之義頌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稌之多故云陳穀曰秭謂積穀入之數也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

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聾跛眇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涔

潛有多魚

薛君韓詩章句曰涔魚池也釋文○又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涔毛詩作潛爾雅槮謂之涔郭注曰作槮者積柴水中魚得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邢昺疏云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㯳㯳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㯳有多魚是也潛涔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索隱云涔亦作潛是其證也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二

周頌

雝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三禮義宗

○通典四十九

○禮書七十一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此條本無附著盧文弨曰案當在雝篇今從之據蔡邕獨斷云雍禘太祖之所歌也知三家詩說亦與毛敘同

載見

鋚革有鶬

韓詩內傳曰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大戴禮盧辯注

十三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鴰也廣韻十三末○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箋革有鶬箋云鶬金飾貌釋文云本亦作鎗鎗毛詩本作鶬字故箋訓為金飾說文引詩又作鎗玉篇同蓋齊詩之異文韓詩

以鶾爲鶾鴙謂翬首飾爲鶾形爾雅鶾鷹鴙即

釋此詩鶾字然則魯詩文當與韓同

武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既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

案武上疑有脫字

裔樾謹案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鄭箋云耆老也釋文云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句云惡也馬瑞辰曰耆者底之假借故傳訓爲

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卽指此詩毛傳也書乃言底可績史記夏本紀作汝言致可績禹貢覃懷底績夏本紀作覃懷致功是其證也丕韓詩耆惡也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李賢注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㛹㛹在疚

韓詩曰㛹㛹在疚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

案文選注引韓詩㛹㛹余在疚余衍文也玉海無余字

喬樅謹案毛詩嬛嬛在疚釋文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宊說文嬛字注偁詩嬛嬛在疚宊字注又引詩煢煢在宊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煢煢是齊詩文作煢毛詩文作嬛皆與韓詩字異杕杜詩獨行睘睘釋文云睘本又作煢正月詩哀此㛹獨釋文云㛹本又作煢古从睘从營从

旬之字皆以音近通用

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

韓詩外傳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

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外傳八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

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
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
然也曰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
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
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
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
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
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
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
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

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曰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補東觀記明帝詔曰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後漢書桓榮傳李賢注引

喬樅謹案後漢書桓榮傳載太子報桓榮書曰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注引韓詩外傳孔子行見臯魚哭事爲證亦足爲明帝習韓詩之左驗也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弗毛詩作佛傳云大也箋云輔也與韓文異李黼平曰說文𡘤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詩讀佛爲𡘤倉釗曰凡从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彊矯人之非以合宜爲𡘤其字皆从弗𡘤从大从弗言

大矯之矯縱謂韓詩作弗說文云弗矯也矯亦輔弼之義又說文弼輔也重文作𢐀孟子法家拂士趙注云謂輔拂之士廣雅拂輔也管子四稱云近者爲拂遠君爲輔皆假拂爲弼字鄭君蓋用韓義

小毖

予其懲而

韓詩內傳曰懲苦也列子釋文下○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語蓋用魯訓申毛韓詩以懲爲苦

義亦與艾相近胡承珙曰段氏詩小學云疏於
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案釋文亦
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
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覃等
因據以旁注馬瑞辰曰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
懲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
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云慎彼在後恐更有
患或創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喬樅謂唐惟
韓詩尙存鄭覃等所據殆本於韓詩歟

韓詩曰赦事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辛赦作辛螫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韓詩訓赦爲事與鄭箋義異馬瑞辰曰按說文赦訓置不得訓事赦卽螫字省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螫爲敕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詁敕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敕可訓勞卽可訓事說文敕誡也一曰臿地曰敕按臿地卽舂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辛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假借字也

翻飛惟鳥

（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文選廿一謝朓詠張子房詩注）

喬樅謹案翻毛詩作拚箋云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卽用韓詩申毛

載芟

民民其麃

（韓詩曰）民民衆貌（釋文）

喬樅謹案民民其麃毛詩作綿綿其麃傳云麃芸也正義引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王肅卽用韓義述毛民緜雙聲通用小雅緜蠻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驗已

良耜

白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北堂書鈔二十七

以茠荼蓼

補 玉篇蓐部薅拔田草也詩云以薅荼蓼或作茠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𦼣籀文艸部云茠除田草

也重文薅云同上出說文据籀文作𦼣則知薅

字乃毛氏古文作茠茠者三家今文也爾雅釋草

注引詩云以茠蔡蓼正用三家今文

絲衣

戴弁頍頍

補玉篇頁部詩云戴弁俅俅或作頍

喬樅謹案玉篇人部俅下引詩云載弁俅俅箋云恭慎也頁部又引詩作戴作頍此殆兼採毛韓二家異文也俅又作絿見毛詩釋文

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三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

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

喬樅謹案來毛詩作徂又外傳文脫止存以小成大四字據說苑尊賢篇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今爲補之又爲士之欲造見者句本作爲便人欲造見者攷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

作士之今據改正下文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

九字本皆脫去亦據文選注補入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又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避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戚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聽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戸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般

於繹思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

補韓詩外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尚書孔序正義）

喬樅謹案據白虎通封禪篇引般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爲周太平封泰山之證則知韓詩此傳當亦釋般詩爲周家封禪之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與尚書正義引略同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三

魯頌

駉

有駰有駱

（釋文）韓詩曰駰白馬黑髦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驒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與爾雅云青驪驎驒合驎鱗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是也毛傳亦

用爾雅爲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云驒白馬黑髦也攷爾雅云白馬黑鬣駱釋文引今人同衆家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驒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疑韓詩以黑鬣者爲驒朱鬣者爲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駮之譌段氏玉裁據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駁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

正之

以車繹繹

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臧庸堂云薛君以此釋閟宮詩新廟繹繹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寢廟繹繹是繹繹即奕奕之異文文選徵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順毛而改詩攷屬之载芟繹繹其達不得文選義喬樅謂臧說非是諸所引詩作寢廟繹繹皆據魯詩文文選西都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

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繹繹矣竊意薛君此語當是此篇以車繹繹之章句詩攷因載芟釋文云驛驛爾雅作繹繹謂韓詩亦同作繹故以薛君章句入載芟篇然釋文旣引爾雅驛作繹若韓詩文同作繹繹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非彼詩章句可知又此篇以車繹繹釋文引崔本作驛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薛君韓詩章句曰祛祛去也 文選廿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注所引薛君章句輯韓詩者多於逆大路執子之袪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袪袪之注廣雅釋詁二袪去也正本韓詩毛傳云袪袪彊健也六經正誤云袪當作袪段氏玉裁曰古無從示之袪玉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袪袪不誤胡承珙曰薛君以袪訓去謂彊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複竊謂袪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廣雅袪開也馬之開張者彊健故毛以袪袪爲彊健猶上傳云腹幹肥張也喬樅謂上章以車

驛驛毛傳訓爲善走此章祛祛薛君訓去當爲疾驅之貌下文斯馬斯徂毛無傳箋云徂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王肅之語當即據韓詩爲說然則以祛訓去固不嫌與徂義複矣至毛傳釋祛爲彊健此正用開張之義凡字之从去者多有開張義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蒼云呿張口頻伸也呂覽重言篇君呿而不唫高誘注呿開也莊子將爲胠篋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爲胠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云胠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

祇注引李奇曰袪開散也馬之善馳者必骨幹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之貌與韓詩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

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生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

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

旨脫去不知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
不從句躬本譌作䠶亦依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巳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巳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

也

〔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吾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

皆髮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

紲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釋文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淈之假借爾雅釋詁淈治也某氏引此詩淈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奐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

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
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
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
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
屈收者即取賢斂才之義云醜衆者亦即郊人
相旅之義毛韓解詩互與禮記脗合葢此章未
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
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攺彼東南

韓詩曰攺除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士喪禮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作剔是狄剔鬄古皆通用鄭君讀狄為剔訓剔為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即本之韓詩也

獷彼淮夷

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獷毛詩作憬傳云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懬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懬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耳懬字訓濶與毛傳

遂行義近是毛詩以懆爲慼之假借字又說文懆覺悟也詩云懆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同韓是韓詩又以獷爲懆之假借也說文又云嬰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檢說文穬字無此訓穬彼之穬卽獷字之譌作獷者當爲齊詩之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獷爲彊孟用齊詩音義所釋卽本齊故也韓詩釋獷爲覺悟疑字本作慼慼或爲懭形與獷相似因而致誤耳

閟宮

閟宮有侐

補玉篇人部詩曰閟宮有侐侐清淨也或作閴

喬樅謹案毛詩閟宮有侐傳引孟仲子曰侐清淨也釋文不言毛詩或本作閴然則作閴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兼採毛韓二家詩字也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閑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閟宮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閑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閟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植穉菽麥

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說文云稙早種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屖聲許於穉不言後種者穉從屖聲屖者遲也已具後種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爲凡幼穉者之稱稙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青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一

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盖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案此爲王駿引詩云云駿吉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馬瑞辰曰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勝之假借說文勝

水超涌也正與騰之訓柔同義正義云震騰以
川踰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韓詩外傳曰夫山萬人之所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

焉走獸伏焉育羣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與今本外傳文異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奄也釋文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釋文引韓詩作荒若韓詩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此荒字有誤浦鏜之疑韓詩作巟浦說是也毛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攷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也鄭君訓荒爲奄奄猶掩也荒義訓蕪毛傳訓荒爲有葢以荒爲憮之假借爾雅釋詁憮有也郭璞引

詩遂憮大東此據舊注魯詩之文韓詩以荒訓至者說文荒水廣也廣有大義至亦大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薛君章句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〇〔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文選兩都賦序注〇又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注〇後漢書曹褒傳注

〔補〕曹植承露盤銘〔序〕奚詩魯頌

孔曼且碩

〔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 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薛注與毛傳訓同孔廣森曰韓說以

是詩爲奚斯作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
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
曼言之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 五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四

商頌

韓詩薛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書曹褒傳注

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卽儉文選二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史記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馬遷用魯詩然則魯

說與韓同矣

那

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御覽八十三

案那詩爲祀成湯見毛詩序韓說蓋與毛同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 文選二十五滿揚 册魏公九錫文注

喬樅謹案九域毛詩作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是有即域之通假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此域有古通之驗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迫遐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皆作九域也馬瑞辰曰域與有一聲之轉故通用有之言囿亦分別區域之義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段玉裁曰九囿

即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段氏注曰或既從口從一矣又從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已從口爲圍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

大糦是承

韓詩曰大糦大祭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糦黍稷也糦與饎同皆即

饎之異體說文饎酒食也或從巸作𩟄或從米作饎周禮𩟄人掌凡祭祀共盛鄭衆注云𩟄人主炊官也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儀禮特牲饋食禮視饎爨於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𩟄然則糦即指齍盛而言謂黍稷稻粱之屬也馬瑞辰據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云有黍稷無稻粱大糦對中盛言則兼有稻粱詩疏謂祭之粢盛惟黍稷誤矣胡承珙曰韓詩以大糦

為大祭鄭君改序文祀爲祫當卽本韓詩其說是也禘禮大於時祭祫禮又大於禘周禮言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鄭注言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一齊據此而推之則齍盛所用當亦有多寡之等差詩於此篇特以大禧言之明其爲祫祭之大事故韓詩釋大禧爲大祭所供也賈公彥周禮疏云鄭總言齍盛謂黍稷稻粱

之蟲僞中來有麥菽可盛以爲簠簋之實也賈
義較孔爲精
長發
元王桓發
韓詩曰發明也釋文
喬樅謹案發毛詩作撥傳云撥治也文義並與
韓異廣雅釋詁四發明也此用韓義論語述而
不悱不發皇侃疏云發發明也又爲政亦足以
發皇侃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爲有明義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又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

百姓將何錫之哉

案今本外傳作率履誤此從詩攷引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韓詩外傳三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

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此謨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注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鄭君禮箋用齊詩讀湯齊之齊爲躋升訓日齊之齊爲齊莊是據齊詩故訓此詩正義引鄭君禮記注謂三家詩有讀爲躋者言三家所以別於毛氏非謂齊魯韓皆讀齊爲躋也說苑敬愼篇及雜言並引詩聖敬日躋與韓詩外傳同可知魯詩不以日齊訓爲齊莊矣文選閒居賦注引韓詩言湯聖敬之道上達于天此明訓日躋爲日升義與毛傳同外傳引詩至于

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均以齊爲齊一之義雖與毛傳言至湯與天心齊義異要其字皆不作躋或據詩攷謂今本外傳作湯齊者誤此攷之不審耳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文選閒居賦注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攲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攲孔子喟

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

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

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喬樅謹案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本作所贄而師者十人今從御覽四百七十四所引外傳文又時進善者二句本皆無者字官朝舊譌作宮朝並依御覽所引增改又當此之時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十一字本皆脫佚亦據御覽補

之

又曰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外傳八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

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
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
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
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
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
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
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
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
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
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

以亡其身者衆矣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

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為下國畷流

補玉篇田部詩云下國畷流畷表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綴旒傳云綴表也旒章也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為畷之假借鄭則讀綴如字與毛傳義殊攷鄭君禮記注引詩作為下國畷郵據齊詩之文與毛詩字異玉篇所載據韓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畷綴

以音同通用郵旒流皆以聲近假借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

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又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齊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

患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也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

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留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韓詩外傳三）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

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兎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

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案發毛詩作旆今本韓詩外傳同此從詩攷訂正

過乇詩作杙今本外傳亦作曷元槧本作過今從

之

商檢謹案觀敵之變動句本皆脫去此語今據

補于議兵篇補八發字卽撥之消借說文土部

坺治也一曰臿土謂之坺詩曰武王載坺玉篇

土部引詩同又亞文撥與坺同徐鍇云坺今詩

作伐案伐卽茷字與今旆同六月篇白茷央央

釋文云本又作旆一日旆與茷古今字殊又小

戎篇蒙厥有苑玉篇重文作厥云與厥同本亦

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伐也可證說文云臿土謂之坺亚周禮所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說文所載坺字卽毛詩之古文玉篇所載墢字卽韓詩之異文今本外傳作旆則後人轉寫從毛改之耳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絶也 釋文

喬樅謹案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注云蘖兒斬之也兒斬卽斷絶之義毛傳云蘖餘也陳奐曰案餘讀爲杞夏餘之餘三蘖指韋顧昆吾三國

釋文引韓詩以蘖爲絶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叙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枿爾雅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踰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枿踰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蘖枿一字也鄭箋説謂三蘖爲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詩正義述傳本鄭爲説恐非毛義

殷武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捷疾意也訓與韓異馬瑞辰曰按捷蓋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辶疌古文捷段玉裁曰从疌者言有威也則捷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恉矣釋文引韓詩以捷爲達據鄭風挑達爲行疾之貌達亦疾也則毛韓之訓字異而義同也

勿予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 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適爲數數猶責讓也蓋以適

爲邇之通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準上疏曰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韓詩文異

松柏丸丸

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丸丸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

直者是丸丸本訓爲易直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云遂以取爲丸訓其義非是馬瑞辰曰披詩大雅皇矣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訓消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丸梃彫琢丸梃特節取詩詞薛君韓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揔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而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取也李善注誤矣

旅楹有閑

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旅陳也箋以旅楹爲衆楹義與毛異文選左思魏都賦旅楹閑列李善注引薛君章句以閑爲大貌案太沖語蓋兼取毛鄭之義列卽陳也旅謂衆也詩正義曰箋不解閑義梃爲楹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柄楹以松柏爲之言無雕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據文選注引薛君云云則韓詩正訓閑爲大王肅述毛之義實本於韓詩也

寢成孔安

補 曹植文曰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歎
商宗僖公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
于千載